

鳌赏桂，不可无诗。大家伙边吃边发牢骚，骂些个‘于今落釜成何益？月浦空余禾黍香。’‘眼前道路无经纬，皮里春秋空黑黄。’这算啥东西嘛？”

黛玉按捺不住，掩嘴吃吃笑个不停，低声说道：“活宝贝，扯到哪里去了？外婆问的是吟诗作赋的诗社呀！”

贾母点头微笑：“是嘛，我说我们大观园不会是荒野之地，岂能无诗？办起诗社是好事嘛，怎么现在没听说？咋搞的？”

黛玉说：“老祖宗有所不知，琏二嫂子病了多时，探春呢，料理家务不得闲暇，大家过年过节，里里外外忙着许多杂事，竟将诗社搁起。开春来，怎奈宝玉因柳湘莲遁迹空门，又闻得尤三姐自刎，尤二姐去世，兼柳五儿监禁之后，宝玉是越病越重，闲愁胡恨，一重不了一重添，神情痴呆语言常乱，似染怔忡之疾，根本上，一点儿形象思维都谈不上。这时间，忙得袭人只逗他玩笑，诗社中人哪还顾得了吟诗作赋啊！”

“哦？竟然有这等事！那这就更应该搞好诗社，振作气势精神才是。当前主要的应将诗社整顿一下。”贾母有些喘气，略停了一下。

宝钗忙接着说：“老祖宗指示十分及时，只是整顿的宗旨是什么，我们都不懂，切望老祖宗明示。”

“宝丫头自来心细，考虑甚为周到。我想大家都还记得贵妃的指示吧？”

宝玉憋不住了，冲口而出：“是是是，大姐说我长高了许多！”

“大胆！”贾母发脾气了。

宝玉也自知口失，怎敢造次乱叫“大姐”？知趣地退到后面，不敢再多言多语。

贾母又转过头又问：“颦儿——你天性聪慧，记性又好，你说说看！”

“贵妃娘娘很想念老祖宗和舅舅舅母，我记得的，她前次回来就哭了三次。”

“就只记住这点点？贵妃对作诗有何指示？”

“贵妃很谦虚，她说：‘我素乏捷才，且不长于吟咏，姐妹辈素所深知。’我只记得这些了。”

贾母不迭摇头，将头转向一旁：“宝丫头，你说说看，看能领会其精神不，说说看？”

宝钗上前半步，低眉顺眼细声细气地说：“贵妃当场给我们示范作诗，其诗云：‘衔山抱水建来精，多少功夫筑始成？天上人间诸置备，芳园应锡大观名。’这样千古绝唱的佳句，使我茅塞顿开，对我启发极大。贵妃又指导我们赋五言律诗，并一再嘱咐我们不要辜负她‘自幼教授之苦心’，我还记得……”

“好啦好啦！”贾母眉眼舒展了，微微颌首，说道，“还是宝丫头记性好，悟性高，能准确领悟贵妃的旨意。贵妃这‘不负自幼教授之苦心’就应该是你们诗社的宗旨嘛。诗社的机构方面，我想应该发挥能者的特长。颦儿聪慧，特别是你的《世外仙源》和替宝玉作的《杏帘在望》是深得贵妃赞赏的佳作，就因为你的一句‘一里稻花香’呀，贵妃就将‘浣葛山庄’赐名为‘稻香村’的。别的不说，就凭这些，我看当个诗社的社长什么的，是名副其实，名副其实嘛。”

“老祖宗，使不得使不得，我身体不好，又不善于团结众姐妹，难胜此重任！”

“不要紧的，颦儿你慌张什么，还有宝丫头协助呢。你们需要纸笔墨砚什么的，尽管找凤辣子，你们要聚会聚会什么的，小事嘛，也是可以的，物资要保障嘛，只要能出几首拿的出台面的诗作就是了。”

在贾母的亲自关怀下，诗社重振。林黛